

美國書話

喬志高

書業革命的後果

近來很多人批評電視對小孩有種種不良的影響。

其中一端就是電視看得太多，孩子們就沒有時間和興趣去讀書。「爲什麼小約翰不識字？」Why Johnny can't read? 成爲美國關心兒童教育的人士的一個困擾問題。看電視比讀書容易得多、好玩得多，而且完全是被動，無須專心，毫不費勁，難怪對所有的人（包括兒童在內）有莫大的吸引力。那末電視普遍之後，書業豈不是要大受打擊？其實不然。當初美國出版界跟報界一樣，很怕電視會把生意搶去。但是在五

十年代電視發展的時期，美國出版事業恰好也發現了所謂「紙皮書」Paperback，而開始予以大量推廣。今天這個「書業革命」使美國出版和銷售書籍的數目比戰前不知增加了多少倍，書本儼然也成爲大眾傳播的一個媒介。讀物一「擴散」，它的內容當然也燕雜起來，種類繁多、良莠不齊，但較諸老少咸宜的電視節目，文化水準究竟稍勝一籌。

講到書出得太多，最近有一位專欄作家口出怨言道，他每年總要清理一家中積存的新書，可是有些書送都送不掉，只好「罪過」——同時對著者懷著萬分抱歉的心情——把它往垃圾桶裏扔。他說他幼年時大

人教他珍惜書籍，可是他自己的兒女把書簡直當做破舊的玩具看待，用過的或不要的就棄若敝屣，尤其是紙皮書，看完了就扔掉，等於隔日的報紙。這真可謂物多則賤了。根據專欄作家布雷登 Tom Braden 的報告，二次大戰以前美國出版商每年刊印的書不到一億本，而去年一年的數目已經達到十三億六千萬本，包括新書及重版書一共四萬種。他用幽默的口吻作結論說：書業革命的後果跟有些其他性質的革命不同，它讓我們有自由選擇的義務——有些書只值一顧，有些書須要細讀，有些書應當保存，有些書非扔不可。（最後這一點我始終還辦不到，可見得是跟不上時代！）

一年登幾篇書評？

聖經上說：「出書的事是沒完沒了的」Of making many books there is no end（舊約傳道書十二章十二節——這是我擅自杜撰的翻譯）。

美國出版人協會每年發表的書業統計數字，分門別類，非常精確，我在這裏並不想報導。但是一家報紙，

一年來登載幾篇書評，這一類的數字倒是我們普通人的腦子可以吸收的，對於「書評書目」的編者和讀者或許也有興趣。我所說的就是我每天早晨看的華盛頓郵報。即使美國大報也不是家家都擁有自己編寫的書評欄，華盛頓郵報是有書評欄的，而且編得不錯。它每星期一至星期五每天發表一篇書評，星期日還有四大版的「圖書世界」專刊。郵報的書評編輯麥克菲爾遜 William McPherson 今年榮獲普立茲獎的文藝批評獎，「出版人週刊」特別去訪問他，在訪問談話中他透露出來，去年（一九七六）一年郵報一共報導過一八三〇本新書，佔全年三萬五千至四萬種書刊的百分之五。其中有些是新書消息或短評之類，正式署名的書評有七百十六篇，包括一九二種小說和五二四種非小說。美國還有三家比較有名的書評刊物——「紐約時報書評」、「紐約評書專刊」、和「星期六評論」——它們報導和評論的幅度可能比較廣一些，但是也不會超過華盛頓郵報多少。

「摩登文庫」復活

國內中年以上熟悉西書的人士大概還記得四五十年前有一套價廉物美的文學叢書叫做「摩登文庫」(Modern Library)。那些書是四四方方的小型本，五顏六色布面燙金的精裝，每本定價美金九毛五，對大學生和知識份子來說，真是又大又合用，「摩登文庫」前後出版的書目有三百多種，都是西洋經典名著，從古典的到現代的，包羅甚廣，選擇也很謹嚴。它不但收刊英文的傑出作家(包括英國的迭更司、勃朗蒂姊妹、哈代、赫胥黎、勞倫斯、史惠夫特、薩克雷、吳爾夫，和美國的亨利·詹姆士、惠特曼、愛倫坡、德萊塞，以至較晚的奧尼爾、海明威、福克納、和史丹貝克等)，最難能可貴的是它也重刊許多世界名著的英譯本(從柏拉圖的哲學到易卜生的戲劇)；代表東方思想的似乎只有林語堂「孔子的智慧」和「老子的智慧」兩本。後來出版者又擴大範圍，選刊篇幅較長的名著，名之曰「摩登文庫巨型本」，Modern Library Giants 售價一塊二毛五一本。我家地下室的書架上至今還有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鮑斯威爾的「約翰遜傳」、「濟慈和雪萊全集」、羅曼羅蘭的「若望·克里斯朵夫」和「佛羅依

德的基本著作」等佈了一層灰塵的「摩登巨人」。

回溯美國出版史，有名的「濫登書屋」Random House(註)就是靠「摩登文庫」起家的。它在十九二五年把這套叢書的版權從利物萊特 Liveright 書局買過來，刷新了書本的裝幀，豐富了書目的內容，「摩登文庫」的商標——古希臘馬拉松裸跑報捷的信使——於是不脛而走，一直到戰後還是保持九毛五和一塊二毛五的原價。

也就是在五十年代，由於「紙皮書」的突破，許多書局紛紛發行所謂「高級平裝本」quality paperbacks，專門重刊各種課外必讀的經典名著，定價低廉，在大學教育飛躍的情況下，學生們自然趨之如鶩。面對這種競爭，加以紙張、印刷成本的飛漲，精裝本的大小「摩登文庫」無法維持，不得不停刊。可是近年來出版業的經濟繼續在變，物價不斷上升，目前就連紙皮書的價格也相當可觀。一本粗製濫造、海淫海盜的紙皮小說也要賣一兩塊錢美金，「高級平裝本」的好書定價要高到五六元；新發行的精裝書不用說，至少要十塊大洋一本。在這種行情之下，「摩登文庫」的出版者打一打算盤，發現將這套叢書逐

一重新製版、再度發行，以精裝書的姿態而定價相等於所謂高級平裝書，仍然可以找到市場，有利可圖。現在「摩登文庫」已經捲土重來，重新發行了三十二種，除價格調整以外一切仍舊，只是馬拉松跑者的商標以更摩登的設計與新的一代讀者見面。

(註) 此名有人譯作「藍燈書屋」，不知何所見而云然。我曾把它譯成「濫登」，似乎音義皆和原文接近些。這家公司創辦人之一，已故的賽夫Bennett Cerf，以說笑話聞名。他把書局命名Random，多少也帶一點幽默意味。其實他們出書一點不「濫」，也不「亂」。最近賽夫的遺孀，根據他生前的錄音，把他的回憶錄整理出來出版，內容相當有趣——尤其是關於怎樣發掘「冷血」作者卡波提的經過。回憶錄書名叫 *At Random*，字面上是「在濫登（書屋）」，但成語亦可做「信手拈來」、「隨便談談」解，也是一個妙不可言的雙關語。

書評書目 新書預告

十一月出書

搖滾樂

邱義仁・田正仁 合譯

鄉村音樂

楊嘉 譯

美國的民歌

陳以正 著